



宽耳蝠属中原来只有2个种，即亚洲宽耳蝠和欧洲宽耳蝠，而北京的宽耳蝠和它们是不同的物种。



张树义教授在房山拍摄的北京宽耳蝠。

我们发现一个新物种

□文/张劲硕

2004年底，我们在四合村建立了北京蝙蝠研究与保护基地。去年，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制片人需要捕捉一些蝙蝠作演员；美国加州的马杰博士也刚好回国，在基地开展一系列实验，需要几只大足鼠耳蝠。就这样，马杰带领了两位师弟张俊鹏和朱光剑前往基地附近的洞穴捕捉蝙蝠。

在回基地的路上，马杰提议去附近一个废弃的隧道看看。这个隧道长约1公里，高约四五米。三人进去后，用手电筒仔细盘查隧道的侧壁及天

顶。在距北口30多米处，只见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洞口，有几个黑色小家伙在攒动，它们不断发出“吱吱——吱吱——”的叫声。当大家的灯光都聚集到几只蝙蝠身上时，小精灵再也按捺不住烦躁，有的竟急匆匆地飞跑了。张俊鹏见势，立即抄起手网杆将小口堵住，有4只蝙蝠落入圈套。

4只小家伙被安全地带到了不远处的研究基地，初步鉴定为亚洲宽耳蝠。在为它们测量称重之后，我们用直径3毫米的打孔器在翼膜上取下一小片来，存于酒精中，供以后实验用。蝙蝠缺失的这块翼膜不久就会

愈合，就像我们的皮肤划破之后，还会长出新组织来。可不要小看这片翼膜，它能帮我们解读蝙蝠身世之谜。

接下来，张树义教授的一位博士生韩乃坚分析蝙蝠线粒体DNA的两段基因。惊人的结果出现了！这两个基因的分子距离证明北京的“亚洲宽耳蝠”很有可能是新种！

张老师认为仅有分子方面的证据是不够的。我彻查了保存在中科院动物所蝙蝠研究组的标本和野外考察记录，仔细测量了每一号标本，认真对比标本之间外形上的差异，并将头骨剥制出来，在解剖镜下观察。一个又一个有力的证据逐渐浮出水面。宽耳蝠属中原来只有2个种，即欧洲宽耳蝠和亚洲宽耳蝠。北京的宽耳蝠的体型比它俩大一些，头骨也偏大。最关键部位是耳朵外缘的耳突：它不像欧洲宽耳蝠那样呈纽扣状，而是呈拱形的突起。亚洲宽耳蝠是没有耳突的——从这一点上也可大致判断北京的宽耳蝠不是亚洲宽耳蝠。这些有力的证据支持北京的宽耳蝠与亚洲宽耳蝠、欧洲宽耳蝠乃是不同的物种。

张树义教授让我和韩乃坚从宏观和微观分别描述这一新种，我们最终将北京的宽耳蝠正式定名为 *Barbastella beijingensis*（拉丁文名是物种真正意义的学名），英文名为 Beijing barbastelle，中文名为北京宽耳蝠。我们将文章投稿到国际一流的学术杂志——美国《哺乳动物学杂志》（*Journal of Mammalogy*）上。经过审稿人评阅，以及反复修改，终于在8月6日正式接受，并已于今年12月出版。BK

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生

